

國學叢書

陶南村雙井錄

下編 全部兩册

上海均益圖書公司印行

國學叢書第三種

陶南村輟耕錄

均益圖書公司印行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發行



(輟耕錄)

每部二冊定價九角

原著者 天台陶南村

校訂者 新陽陳鳳藻

印刷所 國學叢書社

總發行所 均益圖書公司

上海老垃圾橋開封路永安里

輟畊錄下編目錄

陶氏二譜

藥譜

世系

古銅器

石敢當

方頭

七十二

旃檀佛

傳席

歸婦吟

穿耳

丫頭

點心

奴婢

溫瓶

天子爭臣

嬉始

黃金縷

哨遍

花蕊夫人

崔麗人

江浙省地分

改常

敍畫

記宋宮殿

廉察

宣髮

檄書露布

鞞鞢

書手

脈

四司六局

稽古閣

經紀

龐居士

宋朝家法

闌駕上書

錢武肅鐵券

射字法

神人獅子

至元鈔樣

妓聰敏

日無光

松江志異

郡縣君

面不畏寒

納音

化氣

應聘不遇

皇舅墓

眞率會

珠簾秀

漢兒字聖旨

碧瀾妾

箕仙咏史

夫婦同棺

宋幼主詩

孔椽史

挽文教授詩

猗潔

鴈書

碑刻印識

九姑玄女課

白翎雀

天下士

宮闕制度

公宇

喝蓋

碧珠示識

聖門弟子

黃河源

皇太子署牒

禽戲

虎禍

河南婦死

玉堂嫁妓

數讖

戎顯再生

算命得子

夫婦入道

項節婦

西域奇術

童子屬對

先輩風致

司馬善諫

兪竹心

犬脅生子

書畫標軸

爐鳴

田夫人

嚙

金蓮杯

大佛頭

揚州白菜

譎誕有配

檢田吏

玉鹿盧

猴盜

盜有道

預知改元

醉太平小令

譏省臺

造物有報復

鎖鎖

葉氏還金

傅氏死義

武官可笑

鞠獄

聖鐵

鬼爺爺

死護文廟

結交重氣義

帝廷神獸

勾闌壓

鶉鴿傳書

待士鄙吝

陳公子

漢魏正閏

剛卯

倜儻好義

道士壽函

餽飽方

精塑佛像

繆孝子

趙孝子

王義士

木冰

龍湫獻靈

王一山

誤墮龍窟

雞司晨有準

黃道婆

天隕魚

十二生子

劉節婦

歷代醫師

論秦蜀

院本名目

遁母

天竺觀音

傳國璽

瑞應泉

疑冢

盧橋

五龍車

伏波將軍

至元鈔料

鵬傳

三瓦戒

酸齋辭世詩

高昌世家

后德

文宗能畫

武當山降筆

箕仙有驗

詩畫題三絕

浙西園苑

吳江長橋

四位配享封爵

金果

李哥貞烈

劉節婦

病潔

雜劇曲名

唱論

莊蓼塘藏書

買假山

戴氏絕嗣

妓妾守志

譏伯顏太師

譏方士

燕都賦

裱背十二科

厲狄

旗聯

桃符讖

金甲

蘭節婦

忠孝里

胡仲彬聚衆

扶箕詩

非程文

于闐玉佛

處士門前怯薛

憲僉案判

詩讖

丘機山

不孝陷地死

嘲回回

白縣尹詩

廢家子孫詩

樂曲

蘇梅花文

如夢令

黃門

花山賦

爵祿前定

醋鉢兒

棋譜

軍前請法師

凌總管出對

承天寺

義丈夫

解語杯

戲題小像

水仙子

銅錢代著

刑賞失宜

畫家十三科

紀隆平

降真香

宋二十二帝

字音

許負

李玉溪先生

稱地爲雙

骨咄犀

一門五節

一門三節

黃龍洞

黏接紙縫法

井珠

一錢太守廟

全真教

馬孝子

楊貞婦

窰器

墨

斲琴名手

古琴名

戲語

日家安命法

淮渦神

寄衣

印章制度

銀工

祖孝子

白月圖文

金靈馬

髹器

只孫宴服

三教一源圖

銀銚字號

學宮講說

松江之變

果典坐

詩識

書畫樓

物必遇主

鎗金銀法

磨兜堅箴

三笑圖

官制字訛

巾幘考

屨烏履考

輟耕錄下卷

陶氏二譜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爲年譜以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尙也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勳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

寄迹風雲宜茲愠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妾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柴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
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
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
冥會婉戀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條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
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
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
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
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
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懼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

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尙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巳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間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撰田舍穫詩云日余爲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傴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粟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遣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水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詔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穎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奚况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

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叅傳略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輿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

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
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
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夫人持鑪爇香來前有娠今
世爲君再世爲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
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
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卽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爲遠及長博

讀書邃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寔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尙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爲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勢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卽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亦緣勢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勢相符乃入所謂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爲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
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
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修靜陸
以傳孫許翽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
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巳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
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
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
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爲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
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黠巳巳詩嘆朝陽重
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狙
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寢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球世者但觀時
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
術此門隱除覽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爲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卽位恩禮彌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
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
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湖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闔以本草用蟲蟲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闔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力後爲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略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鐘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叅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五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爲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他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爲後身何疑挺契頌又云重離倫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爲策立侯景嘗爲

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卽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何信識者更推之

藥譜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行君子么瘵釋族仙宗草木花果疏藥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薜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爲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苾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于世余以禮求假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牽牛

昌明童子

川鳥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白扁豆

含丸使者取

馘毒仙子預知

貴老陳皮

遠秀卿沉香

化米先生神麴

九日三官吳萊

燄麥硫黃

三閭小玉白芷

中黃節士麻黃

時美中苾羅

導河掾木猪

嗽神五味子

削堅中尉稜

曲方氏防風

白大壽吳朮

洞庭奴隸枳殼

黃英古檀香

綠劍真人菖蒲

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瀉

橐籥尊師仙靈牌

風稜御史史君

雪如來白菱

風味團頭縮砂

救肺侯款冬花

骨鯁元君草薢

苦督郵黃芩

調睡叅軍酸棗仁

黑司命菴蓉

知微老白薇

太青尊者朴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楠葉

脫核嬰兒桃仁

澀翁河梨

抱雪居士香附子

隨湯給事中甘遂

斜枝大土草龍

野丈白頭翁

建陽八座蛇床子

玄房仲長統皂莢

叢生藥王覆盆子

仁棗川練子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香

隱上座郁李仁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牙硝

畢和尙茄 澄

金山力士銅 自然

麝男甘 松

冰喉尉薄荷

草東床大腹

腎曹都護荊 蘆

壽祖威靈 仙

玲瓏藿去病藿 香

千眼油麩 人

延年卷雪桑 白

水銀輕 粉

黃香影子梔 子

六停劑五 味

顯明犯阿 膠

出樣珊瑚木 通

中央粉蒲 黃

瘡帚何 首

支解香丁 皮

洗瘡丹檳 郎

海腊騏 麟

水磨橄欖金 鈴

無名印地 榆

無憂扇批 杷

鬼木串槐 角

黑殺星夜 明

續命筒乾 漆

蠻龍舌血沒 藥

清涼種香麝

羽化魁五 加

度厄錢連 翹

聖龍鬆瞿 麥

翻胃木常 山

湯主山 菜

醒心杖遠 志

王黃瓜馬 兜

偷蜜珊瑚甘 草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 生

永嘉聖脯乾 薑

紅心石赤 石

藥本五 靈

靜風尾荆 介

正坐丹砂附 子

迎湯子兔 絲

山居黃 蘗

脾家瑞氣肉 豆

甜面淳子密 陀

剔骨香青皮

痰宮劈歷夏半

玉虛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姜

綬帶米麥藥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頭

草兵巴豆

巢烟九肋烏梅

百子堂草果子

雛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薺茺

不死麪伏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鳥藥

陸續丸蔓荊子

地白瓜蔓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黃連

新羅白肉白附子

瘦香嬌丁香

破關符蓬朮

玉絲皮杜仲

血櫃牡丹皮

川元蠶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藥綿黃耆

英華庫益智

通天柱杖牛膝

赤天佩薑黃

丹田霖雨巴戟

百文鬚石斛

飛天葳花

安神隊杖麥門冬

鞞芝天麻

錦繡根芍藥

草魚目薺苳

茅君寶蔭蒼朮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柏子仁

蘆頭豹子柴胡

丑寶牛黃

肚囊犀風艾

九隴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木香

旱水晶珊瑚

還元大品地黃

兩平草羌活

死冰白價

一寸樓臺蜂窠

二戶籙枸杞

無情手珊瑚

拔萃團麝香

綠鬚薑細辛

笑靨金菊花

走根梅乾葛

八月珠茴香

銀條德星山藥

理光烏藥良薑

樞聖鼻撮

破軍殺大戟

吉祥柞桔梗

金母蛻鬱金

線子檀茅香

良醫匕首亭歷

產家大器秦瓦

滴金卵延胡索

鬼丹盧會

宜州樣子白豆蔻

瓦壠斑貝母

孝梗知母

萬金茸紫苑

奏尖疾黎

西天蔓前胡

厥臣卷栢

五福白歛

保生叢藥本

狻奴狗脊

蒜腦諸百合

脩身弩荒花

帝膏蘇香

玉靈片石膏

世系

宋馬永卿癩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叅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亡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古銅器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

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熟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饗饗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雌鳧雙魚蟠虺如意圖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毳草瑞草篆帶若蚪結星帶四旁星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山中尊器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卽觥也卣之鼓切角類彝而無柱柷敦簋其

方簋類鼎而矮豆獻牛假切無銚徒徑切又罍觚鬲形製同鼎漢志鍔才宥切

似釜而大其實盃戶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其類有四曰圓盥於舍切

類小瓮而有環也似鼎而有蓋有背有執攀壺曰圓曰方曰溫盥蓋也似洗

樣而腰大有甗蒲後切類鋪類豆鋪陳罍類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代支切

足有提攀甗壺而矮鋪薦獻之義罍類鑑如風窓下設盤以盛之匱沃盥器

盤洗盆銷呼立切類洗玉杆磬鐔鐸征類鍾鏡戚鐵餽物奩鑑節鉞戈矛盾弩

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鳩車兒戲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

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

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

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

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

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

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尙忠商

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凋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亦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誠紋欸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

識謂之偃窳字其字凹入也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鑄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欸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欸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欸有識商器多無欸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欸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欸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欸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甌此極品也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礮醋調細礪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

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閔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宜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石敢當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磻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爲保障之意

方頭

俗謂不通時宜者爲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

七十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

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旃檀佛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旣成國王臣民

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
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廣利人天由是
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
百七十二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
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
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
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
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
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
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
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
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傳席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

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氈褥錦繡一條斜

歸婦吟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爲東平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
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
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穿見白雲殘日鶴鴿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
新詩送爾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
矣

穿耳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爲古無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
御不义揃不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丫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

人時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爲點心唐史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奴婢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爲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爲驅者有禁又有倍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

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而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慍羝

慍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

天子爭臣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爲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夤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

授行省平章陸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先帝爲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爲動容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鞠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鞠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旣而緘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況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枉上頷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嬌始

宋張文潛明道雜誌云經傳中無嬌始二字嬌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始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黃金縷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挿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犧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

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消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挿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哨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詎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閒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譏警焉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穀緣情鉤距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斷追逐積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

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
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添消瘦不調裊鼎恣逞戈
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颯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
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
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半州忍饑寒儻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
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
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多收 八 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措那裏問
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
親舊只知敬明侷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
鎗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瞅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
裝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 恨不得楊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斗爲幾文贖
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結下寇讐真紕

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臬了元

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貶眼早野草閒花滿地愁干

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酉

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

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窗隔每都颯颯的飛椅卓每

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魃木客相呼喚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

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 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繫

在囚他用錢時難叅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吊脊筋鉤兒淺淺鉤便用

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 尾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

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發任他日炙風吹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

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

爲世勸

花蕊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翻輕也或以爲姓費氏則誤矣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衝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爲

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羣官吏環視因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

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省地分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改常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鎖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叙畫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

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彊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尙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湏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然今

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尙紛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

儀鬼神作醜醜

尺者反

馳趨

于鬼反

之狀士女宜秀色

鳥果反

嬌媚

奴坐反

之態田家有

醇吐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

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榦

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劈聳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

礬頭亦爲稜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卽生窠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

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

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氣畫屋木折算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閒野

速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

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

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

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

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闕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居家之蹤前不籍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能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之物

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運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書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著續書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值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礙筆非如今煮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

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瀆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搯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搯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溫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瀆連兩三經不可僞作國朝東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

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眞僞令人短氣古人畫彙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誥烟江疊障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

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撮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書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

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秘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記宋宮殿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

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
王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
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
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撤合門少南曰
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
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
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
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
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
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
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尙食局尙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

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尙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尙衣局尙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尙廡局尙廡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尙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尙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撤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

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

呼到御牀前右一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

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翠翹珠掘背小殿夜藏

鈎薦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

問孤寒右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右六仁聖生

厝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

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

盃右九聖躬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今日天顏喜

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一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

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二陸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右十三

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右十四爲道圍城久妝奩

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饑苦不堪聞五十監國推梁邱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

人有看宮時六十別殿弓刀嚮倉皇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七十一

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八十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從

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九十陳隨應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

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

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

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

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

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析檻殿

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

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

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

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篆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巳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鬢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巳堂過錦臙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卽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呂曰得直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牖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鳥下山下

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
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
宸等殿木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螳
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
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廉察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爲三等載
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
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
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宣髮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

爲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
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檄書露布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
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挿以羽爾
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
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於
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
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唯赦
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
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
文采之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鞞

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灸鞞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鞞鳥三代皆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鞞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朶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鞞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鞞同音者誤

書手

世稱鄉胥爲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三陰足三陽三陰合爲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脉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袤行體者從辰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臟六府之氣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辰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無求子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虺蓋脈以肉爲陽虺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爲七表八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其說以爲浮者爲表爲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爲芤有力爲洪又沉爲實沉者爲裏爲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極小爲微至骨爲伏無力爲弱遲者爲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

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駛爲緩短細爲瀉無力爲濡數者爲陽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數而極弦爲緊有力爲弦流利爲滑他若九道六極殊之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脈之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爲秘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玄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四司六局

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稽古閣

博古圖宋徽廟朝所修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等閣蔡京保和

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京等燕保和殿臣儵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醮醮架至太寧閣登層巒林霄騫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中楹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人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罍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爲言其槩

經紀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爲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龐居士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爲居士家貲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爲居士卽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荅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賣竹瀝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頤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嚮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噉停鋤脫去婆爲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輦財之

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籥詐欺不得自
休息又否則射歛飢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
事便作眞想豈不爲養生之福哉

宋朝家法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爲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
歷如在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
百兩近周申父言先表叔祖金二提舉住杭州暗問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
十四五尙猶識之但兩鬢俱禿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
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爲內夫人日每日輪流六
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
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
朝家法之嚴

闕駕上書

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虞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徵感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散王士宏等雖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書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天聽伏望采覽萬一焉夫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欽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賑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

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
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
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賊吏
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
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懽
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
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
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掎剝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
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
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等回覲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詐
百端昏蔽主聽陛下不悟爲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
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

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陛下以爲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

錢武肅鐵券

吾鄉錢叔琛氏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於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漁意寶物試斧擊之則鍊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鍊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甌復還誠爲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彙併錄之昨晚

檢閱經筵偶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謾志于此詞云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
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
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
典載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皆鏡水
狂謀惡慣涿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
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
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釜竇憲
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
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
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宣付史館頒

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
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裨祇飛揚
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
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
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則宥其必死雖君親囑念皆云必恕
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
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禧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
師雄寇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
事昌爲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爲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
以杭授汝鏐攻尅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爲越州觀察使鏐爲杭
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爲武勝軍防禦使二年爲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
號鏐遺書曰與其關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

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年以爲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尙父末帝貞明二年以爲諸道兵馬元帥三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爲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玟使鏐還玟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耶史稱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

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爲諷謝表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册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卽以節鉞授其子元暉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册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册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敎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見休性匾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逃乎二書所論

有教予射字法必湏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捷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已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鑿鼓之聲震天干戈之鋒耀日又能留情於此耶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輕牽兵兵邊平平便明明眠逢○○興興掀征征煎經經堅迎迎年俶俶偏停停田應應烟成成涎聲聲羶清清千澄澄繚星星鮮晴晴涎丁丁顛繁繁度盈盈延能能○稱稱千非○○精精煎零零連汀汀天橙橙纏東東蒙鍾江支茲爲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哈眞諄臻匡虧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歌戈麻陽唐耕斜榮青蒸登尤侯車侵潭譚鹽添橫光凡如欲切春字清諄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第一字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七後四夏字平聲爲霞盈盈麻盈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

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後二少歇又三蓋夏字去聲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十六字此爲至要後見賓退錄一則與此畧同併志之其曰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携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來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隣簾權羸婁參辰蘭楞根灣離驢寒間懷橫榮鞵庚光顏此叶韻也

神人獅子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纍纍然世傳以爲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生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一冢冢磚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十餘年矣或者謂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秘弗示人家中得古銅盪勺壺洗尊鼎雜器之物二百餘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爲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羽毛種種具備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作膚理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寶惜而以狗葬約長五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生出售以捐錢五十緡買之歸剔鑿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櫝寶藏時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爲有勢力時貴奪去昔鮮于困學公嘗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小異相承曰蠻人獅子愛之未嘗去手寓杭州斷橋日臨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悒快慨嘆形神爲之凋枯旣他往踰三

年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往視湖波適當霜降水靜之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獲至珍卽易號曰神人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與夫騷人雅士歌咏以張之寢成巨軸公歿子孫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皆歸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將求善買而沽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餘年來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古銅器比可以屈指數也

至元鈔樣

中書左丞葉公亦愚李錢唐人宋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齋扁不法令獄吏鞠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公卽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似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黥流嶺南及蒙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厓州戶人

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年號而復獻之世皇嘉納使用鑄板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妓聰敏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叅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政鼎如何對曰叅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叅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叅政不如學士叅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日無光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蕉葉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

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臣專刑茲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

松江志異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壽一家已闔雄狗生小狗八其一
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爲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爲女男
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牲物而生兒陽化陰
也又犬屬火一嘴爪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
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
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君
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
處潮忽驟至人皆驚訝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來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溇人
說湖溇素不通潮忽平擁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
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

叛

郡縣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爲萬歲君則此可謂令甲之原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胃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世人鮮知其理嘗觀筆談有曰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以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於火

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

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伸而後孟

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

類下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

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庚辰同

位娶辛巳仲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己丑大呂

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丙申娶丁酉南呂生甲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仲呂

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

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

類自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

至于應鍾皆上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

紀也得此一說固已判然及讀瑞桂堂暇錄亦論及此則尤明白簡易其曰六十

甲子之納音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己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北方之水而生東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南方之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

之水北與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又見日家一書專解海中爐中之類其辭雖鑿亦自頗通因併錄之曰甲子乙丑海中金者子屬水又爲湖又爲水旺之地兼金死於子墓於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者寅爲三陽卯爲四陽火旣得地又得寅卯之木以生之此時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者辰爲原野巳爲六陽木至六陽則枝榮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者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於斯而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若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者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申帝旺酉金旣生旺則成剛矣剛則無踰於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者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者水旺於子衰於丑旺而反衰則不能

爲江河故曰溯下水也戊寅巳卯城頭土者天干戊巳屬土寅爲長山上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蠟金者金養於辰生於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蠟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者木死於午墓於未木旣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甲乙酉井泉水者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旣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者丙丁屬火戌亥爲天門火旣炎上則土非在下面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者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者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旣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者辰爲水庫巳爲金長生之地金生則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者午爲火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丁酉山下火者申爲地戶酉爲日入之門日至

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己亥平地木者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於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庚子辛丑壁上土者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水多則爲泥也故曰壁上土也壬寅癸卯金箔金者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絕於寅胎於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甲辰乙巳覆燈火者辰爲食時巳爲禺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於天下故曰覆燈火也丙午丁未天河水者丙丁屬火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戊申己酉大驛土者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澤戊己之土加於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庚戌辛亥釵釧金者金至戌而衰至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壬子癸丑桑柘木者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餒蠶故曰桑柘木也甲寅乙卯大溪水者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丙辰丁巳沙中土者土庫辰

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絕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中土也戊午己未天上火者午爲火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庚申辛酉石榴木者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絕矣惟石榴之木反結實故曰石榴木也壬戌癸亥大海水者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化氣

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其法取歲首月建之于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故化土餘倣此又一說亦通謂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下皆然

應聘不遇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皇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

才何學對曰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尙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時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吁以先生之學行而不見過於明君是果命矣夫

皇舅墓

河間路景州薈縣河滸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奄混區夏即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滄墓門開運糧却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圯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先是張蛻菴嘗有詩云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當時賜葬宜過厚冢闕樹立湏雄尊豈知陵谷有遷變石馬盡沒龜趺蹕驛夫指我元傍岸縣官恐墜移高原岸濱往往多古冢零落空餘秋草根至今父老傳讖記野人之語那足論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已被誦誦吞安得壯士塞河永萬古莫令開墓門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讖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直率會

樵叟田間書戰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線敗素縵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
千金至於日與眞景會則略不加喜母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
我輩春雪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
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
兵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
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
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
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藪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
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
咏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弗替用附於此以見眞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珠廉秀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
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
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先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
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歛翠雲收
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
是聲譽益彰

漢兒字聖旨

至元丙子秋八月宋揚州守臣朱煥以城降後於煥之孫道存家欽覩世祖招諭
詔旨其文曰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聖旨諭淮安州安撫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
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弔
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
玉石俱焚臣於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

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
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寧不以數萬生靈爲
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
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將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
十二年七月日白麻正書北方謂之漢兒字聖旨此詔歲月在城未降一載先
則煥之來歸必先有所期矣煥之子德輝承父廕仕至漢陽同知道存德輝之
子也亦以父廕仕至江陰知事既而復受僞周戶部主事之職將命揚州被執
至淮安殺之弟兄子姪客居上海又悉死於苗獮之劫掠煥之宗族所遺殆無
噍類夫煥旣不能盡忠於前而道存又不能盡忠於後被執遭戮之地適在揚
州淮安天之報施固其宜也謾書于此以爲叛逆之勸

碧瀾妾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

肯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嘗有詩曰感之以誠感必深應之以真應必捷真情一合了弗離聽我長歌碧瀾妾碧瀾亦是諸王孫世殊事異老且貧少陵尙愛燕玉煖况是當時真貴人春衣典盡春寒峭二妾朱顏正姝好忍將羅帶拆同心懊恨浮生頭白早珠鈿翠鬢幸僅存此時猶及嫁夫君十二樓頭燕子去揮手不可留仙裙去妾相悲兩相約既去猶煩送肴酌主君詎忍覆棄之見此翻令心緒惡一心專天天得知忍着主衣還事誰遂携衾襟與俱來後君死者當爲尼碧瀾堂下雙溪水使客往來豈知此不願新懽戀舊恩千萬人中兩人耳

縣冥扶鸞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所作詩文間有絕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馮精魄以闡揚其靈怪耳友人橋李顧元凱舞舉亦善此術嘗召一仙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咏史請鸞不停留作成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詩曰三皇之前不可傳堯舜垂衣自然夏衰商敗兵革起征討有罪非傳賢蒼姬種德極深厚歷載八百何絲絲孔丘孟軻不得位唯有文字登書編春秋筆削嚴一字誅惡褒善持大權丘明作傳詳本末下迨戰國何茫然秦皇併吞六王畢始廢封建迷井田功高自謂傳萬世仁義不施徒託仙東遊弗返祖龍死赤靈火德明中天漢朝文景稱至治刑措可比成康前無端雜用黃老術是以未得稱其全王莽賊臣篡漢祚賴有光武如周宣雲臺名將應列宿婉婉良策扶戎軒絕勝高祖醜彭越可比周召終天年崇儒往謁曲阜廟典章燦燦羅星躔後人不省創業苦寵任閹宦皆貂蟬西園弼爵誠可耻黨錮忠士災何延一朝曹氏帝稱魏銅駝荆棘生荒烟關

張早死後主弱典午自帝開坤塹五湖雲擾亂中國五馬南渡何翩翩六朝興
廢有得失豈知合併歸楊堅瓊花城裏建宮闕汴河春水浮龍船亂離思治否
復秦唐室高祖催飛鸞秦王神武不可及遂承天祚傳高玄大綱不正有慚色
我嘗撫卷思其淵紛紛女禍握神器擾擾藩鎮橫戈鋌乘輿避亂數奔竄翠華
幾度遊西川黃巢殘賊不忍說白骨山積血成泉侵凌漸使唐祚絕江海雖大
猶涓涓朱溫降將乃一賊僭號暫時得復失後唐石晉暨知遠但以功利不尙
德周家亦僭登天基獨有世宗明治術我朝列聖皆深仁天下蒼生得蘇恩史
書浩浩充屋棟人主欲觀寧遍及小臣纂集作通鑑治亂興亡明似日願言乙
夜細垂觀比美成王戒無逸

夫婦同棺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願謂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
春截髮示信誓弗再適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

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慕時至正戊子也嗚呼春兒生長寒微不閑禮節尙知夫婦大義如此顧世之名門巨族動以衣冠自眩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豈不爲春兒萬世之罪人也與

宋幼主詩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

孔椽史

孔某者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挽文教授詩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
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

狷潔

鄭所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
南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
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獵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
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
爲怪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
先生怒曰頭可碎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弓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
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之書塾云此世
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

忠肝義膽於此可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鴈書

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曩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皇召居潛邸歲己未扈從濟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宋館于眞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有以鴈獻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鴈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秘監帛書尙存

碑刻印識

李和錢唐人國初時尚存粥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九姑玄女課

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爲十八握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儻仙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螻窠落地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課其法折草一把不計莖數多寡苟用算籌亦可兩手隨意分之左手在上豎放右手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及者爲卦一豎一橫曰大陽二豎一橫曰靈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三橫曰陰中皆凶兆也愚意俗謂九姑豈即九天玄女歟離騷經云索瑤茅以筮算兮命靈氛爲余卜注曰瑤茅靈草也筮小破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箒據此則亦有所本矣

白翎雀

白翎雀者國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嶠先生云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令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衰嫠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會稽張思廉憲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統開正朔馬上鞞鞬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閭傳得開基太平樂檀槽鈔呀鳳凰鬪十
四銀環挂冰索摩訶不作兜勒聲聽奏筵前白翎雀霜矐矐風殼殼白草黃雲
日色薄玲瓏碎玉九天來亂撒冰花灑毡幕玉翎琤珰起盤礴左旋右折入寥
廓翠嶺孤高繞羊角啾啾百鳥紛參錯湏臾力倦忽下躍萬點寒星墜叢簿碧
然一聲震雷撥一十四弦暗一秣駕鵝飛起暮雲平鷺鳥東來海天闊黃羊之
尾文豹胎玉液淋漓萬壽盃九龍殿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懽如雷白翎雀樂極

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萊鼎湖龍去何時回

天下士

漫浪野錄云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以余言之先生天下士也此其所以汎愛天下士顧今之忌才嫉能口堯舜而心盜蹻者使先生視之乃土苴之不若矣

宮闕制度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掖池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門正衙

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輒斲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卽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趨樓二趨樓登門兩斜廡十門闕上兩觀皆三趨樓連趨樓東西廡各五間西趨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趨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鑄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塲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

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明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礎白玉石圓礪文石螿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瑣窓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陸朱闌塗金銅飛雕冑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裏漆瓷一金雲龍蠅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編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筓簇咸備于前前懸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猫皮壁幃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幃黑貂煖帳凡諸

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瑣窓間金藻繪設御榻裯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髹綠其皮爲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爲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

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螿地藉花毳裯簷帷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楯塗金雕翬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牀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幃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灝門在右廡中制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灝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灝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螿以文石中設佛龕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裯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闌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

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宮各一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光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五尺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瑣窓文石蟄地藉花毳裯縣朱簾重陞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牀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裯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驂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廡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在直廡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

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盞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盞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各二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磚垣南關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兩傍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窰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房六間南北西門外碁置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三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盞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興聖殿之北門也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

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窓文石螿地藉以羃
裯中設環屏榻張白蓋簾帷皆錦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坐牀重列左
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裯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
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
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
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
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
周閣以紅版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
璃瓦飾其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牀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
各五間前軒一間園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
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
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盥頂井亭二間又有盥頂房三間畏

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簷花半屋八間木香亭在畏吾兒殿後東盞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宛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盞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盞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盞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筥之平故名西盞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盞頂殿後二在西盞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東妃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盞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盞頂軒一間後有盞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盞頂房一間盞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關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盞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盞頂房三間紅門一

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盃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
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衛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
南隅制度並如酒室惟多盃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
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膳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
爲之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澗汲水至山頂
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
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
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
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
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
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
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翫地四面瑣窓板密其裏徧綴金紅

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峯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筭二內出石龍首以嚶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畵亭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同方畵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畵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三尺方頂中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膳粉亭在荷葉稍西盖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湏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間庖室在馬湏前東浴室

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太內西周回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窓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塼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濶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濶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富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窓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幹耳朶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歛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

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
 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
 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
 在假山東偏三間後蓋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
 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藉所載秦漢
 隋唐之宮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
 聯絡彌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眞木妖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
 人爲之則苦人矣由余當秦穆公之時爲是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紫宮
 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備又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
 修經世大典將作所䟽宮闕制度爲詳於是知大有徑庭於古也方今幅員之
 廣戶口之夥貢稅之富當倍秦漢而參隋唐也顧力有可爲而莫爲則其所樂
 不在於斯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重於此則輕於彼

理固然矣

公宇

中書省 吏部 戶部

都提舉萬億綺源庫

都提舉萬億賦源庫

都提舉萬億寶源庫

都提舉萬億廣源庫

提舉富寧庫

諸路寶鈔提舉司

順承行用庫

文明行用庫

光熙行用庫

健德行用庫

和義行用庫

崇仁行用庫

順承行準庫

大都平準庫

寶鈔總庫

印造寶鈔庫

燒鈔西庫

燒鈔東庫

印造茶鹽引局

抄紙坊

禮部

會同館 教坊司

鑄印局

白紙坊

油磨坊

兵部 刑部 工部

覆實司 提舉都城所 提舉右八作司 提舉左八作司 備章總院 大
都人匠總管府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總管府 紋繡總院 繡局 諸路雜
造總管府 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 提舉諸司局 諸司局人匠總管
府 大都金銀器盒局 大都氈局 織染局 花毯蠟布等局 簾局 撒
荅刺欺等局人匠提舉司 造船提舉司 諸物庫 符牌庫 受給庫 左
右廂

樞密院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虎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唐兀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欽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貴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西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御史臺

殿中司 察院

也可扎魯忽赤

司獄司

徽政院

宮正司 掌謁司

掌醫署

掌膳署

內宰司

備用庫

藏珍庫

掌儀署

文成庫

供湏庫

儀從庫

衛候司

右都威衛使司

左都威衛使司 延慶司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

瑪瑙玉局

大都等路諸色民匠提舉司

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

綾錦局

織染局

文綺局

諸路怯恰口民

匠都總管府

大護國仁王寺財用規運都總管府

宣徽院

尙舍監

諸物庫

尙食局

生料庫

光祿寺

尙醞局

尙飲局

醴源倉

闡遺監

提舉太倉

柴炭提舉司

沙糖局

中政院

奉宸庫

官領隨路民匠打鋪鴈房納綿總管府

集賢院

國子監

國子學

興文署

翰林院

國子監

國子學

翰林國史院

宣政院

資善庫

昭文館 太常寺 太廟署 大樂署 社稷署 禮直署
大司農司

廣濟署 藉田署 豐瞻署 供膳司 昌國署 濟民署

大都護府 通政院 廩給司

秘書監

著作局 秘書庫

大府監

內藏庫 右藏庫 左藏庫 器備庫

中尙監

資成庫 雜造局 諸色人匠提舉司 鐵局 木局 怯恰口諸色人匠提舉

司 大都等路種田人匠織染局

利用監

資用庫 怯恰口皮局人匠提舉司 大都雜造雙線局 熟皮局 店皮局
貂鼠局 大都軟皮局

章佩監

御帶庫 異珍庫

典瑞監 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

修內司 大木局 小木局 泥瓦局 粧釘局 銅局 車局 繩局 祗

應局 畫局 油漆局 器備局 器物庫 鐵局 儀鸞局 大都諸色人

匠提舉司 犀象牙局 雕牙局 雕木局 採石局 木場局 上林局

大都門尉

將作院

諸路金局人匠總管府 玉局提舉司 瑪瑙玉提舉司 石局 金絲子局
大小雕木等局 鞞帶斜皮局 瓘玉局 畫局 溫犀玳瑁局 漆紗冠冕

局 珠子局 異樣等局總管府 異樣紋繡兩局 綾錦織染兩局 金絲
顏料總庫 尙衣局 御衣局

泉府司

富藏庫

侍儀司

法物庫

武備寺

壽武庫 利器庫 甲匠提舉司 箭局 弦局

都水監

大都河道提舉司

尙乘寺

諸路雜造總管府 諸路旌區提舉司 網簾局 資乘庫

太僕寺 太史院 司天臺 回回司天臺 太醫院

御藥局 御藥院 回回藥物院 回回藥物局 大都惠民司 廣惠司

崇福司 拱衛直都指揮使司

儀從司

大司徒領異樣金玉人匠總管府

塑局 出鐵局 銀局 銅局 鑄瀉等銅局 唐像畫局 梵像局 雜造

提舉司 鑛鐵局 玉局 諸物庫

李可孫 儀鳳司

安和署

京畿都漕運使司

萬斯南倉 萬斯北倉 千斯倉 相因倉 豐閏倉 通濟倉 廣貯倉

永平倉 永濟倉 惟憶倉 盈衍倉 大積倉 豐實倉 廣衍倉 順濟

倉

大都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大都稅課提舉司 大都酒課提舉司

大都南北兩兵馬都指揮使司

北兵馬司

內史府 省架閣庫 左右部架閣庫 長信寺

喝蓋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栢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謁蓋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

碧珠示識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鍾成其欸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采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觀歡嘆如一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聖門弟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考異同集爲章句以便記誦卽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爲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

人瑞木賜子貢衛人言語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

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

純孝全歸父黜子誓浴沂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齊人字以

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人並魯樂欬亡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

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

字者粵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棖子續商瞿子木並魯蘧瑗伯玉衛人有若子

有公伯寮子周並魯其中黨一作續者止字曰周亡司馬犁耕宋人乃字子牛顓

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

井疆高柴子羔並衛公肩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亡公西箴

魯人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子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

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賤並衛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巽子歛字俱

並魯粵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燕伋亡樊涇子遲齊人亦有后

處字以里之亡原憲魯人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栢公首夏

子乘施之常子恒並亡公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

並魯字子象者縣亶石作蜀子明並亡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奚谷箴子

督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並亡字子丕字子丕者曰惟秦商楚人

秦冉字開顏祖字襄並亡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

高一作子驕鄒單子家並亡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並魯猗與多賢升堂入室

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七十乃稽紀載尙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

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銓次豈綠聲律不躐之臯

莫敢自恤尙同好事之君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縣音成公祖句音鉤茲句音井彊宓音密不齊邾音巽

鄒音單音善漆雕音侈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
全便詐外郡諸道在揚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洛揚激之緜命密運獨不待均其
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關濶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
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已濶公一日語昂霄余嘗
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
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
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
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
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
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
譯言秦石答班啟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
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寮

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濶闢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廻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斜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

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闡卽及闡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狽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綠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東卽勝州隸西京大同路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危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

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
 蔥嶺于闐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
 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
 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闐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
 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
 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
 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闐噶嘻盛典也不可志因志之都實族
 女眞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闕闕出今除甘肅行省
 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
 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窳
 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敕薤之水西流注于洶澤出于崑崙

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朔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巨滙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關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

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判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其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政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卽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取於群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

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齷齪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虎禍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詒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卽嚙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

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爲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闕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

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

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

黃璩後
顯官者

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卽以我爲父

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
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
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到碧
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
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
時謂是金母董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
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
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
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憐憐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

九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
勿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輶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
井忽登群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讖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讖
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
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尙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陪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
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
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戎顯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尙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
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機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

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曰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大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爲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荅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一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尙也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子居以守夫祀吁江李宗列閱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尙思江北好悔

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過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簔云嘗於平江閭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遂卽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童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卽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繪贈之

先輩風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

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母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日茄入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詈詈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卽與推算醉筆如飛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爲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爲本

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叛改換押字再宛然眞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書畫標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紉綾爲表綠文紋綾爲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爲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廻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爲標文錦爲帶玉及

水晶檀香爲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旣成權塲購求爲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簾文

俗呼山和尙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

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

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簇

紫曲水

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

俗呼絳香其名甚雅

青樓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鵬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樗蒲

大花

雜花

盤鵬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瀾瀾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遼國

回文金

白鷺

花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蠟

夾背蠟

揩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或碾花

白玉平頂

瑪瑙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輟呀錄

爐鳴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隆莫比持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譎媚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爲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味爽方休嗣是夜以爲常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懼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田夫人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

廷幹之從祖父也

嚜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謊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筍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筍是嚜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嚜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嚜故云爾

金蓮盃

楊鐵唾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

謂之金蓮孟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
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灑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
醮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渴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欵欵觀此詩則老
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大佛頭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爲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
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
石爲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
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爲風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白菜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
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譎誕有配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譎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獎予之使得儕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眊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檢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鄉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早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噴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椽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因載之

玉鹿盧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爲環中復爲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工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璽同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爲鬼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煎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敗縮瘦因而煎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

時雙軸果湧入竅中湏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爲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轆轤底蘊今偶以糞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猴盜

夏雪義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僮皮履生惑具酒肴延欸問以姓名履歷客具荅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語遣之俄捧一牒至復番語譽之卽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

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歎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搗殺之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

掖登樓而臥。頃臾嘔吐狼籍滿地。至二更開樓窓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灑者至。察其人酒尙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預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爲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倭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譏省臺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苴賄賂尙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官徒獬廌越王臺上望金陵

造物有報復

會稽陳思可容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

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爲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爲安安縊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納璘爲大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搃殺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搆思監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旣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鎖鎖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氏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卜顏平章檄轉餉鄂闔時丹陽富民東子章先與是役會飲于蘄志相合卽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爲證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萬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己有銜之去明年旣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東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爲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

渠魁徐眞一平斬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公候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斬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泊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竇禹鈞

傅氏死義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胥吏晉軍興期會迫死道上訃至傅氏潛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襯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瑜曰冀甦旣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歛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輦理沐具俟予旣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

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媿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

武官可笑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又二事雖相傳以爲笑亦可以爲戒云

鞠獄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搗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聖鐵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

一塊厚濶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末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吏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凡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某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觀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

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直僞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功一帖云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遺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槌而以槌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死護文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賢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結交重義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旣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于杭驢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吾輩若不爲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爲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卽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帝廷神獸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狻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燻洗者此其所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辟易也

勾欄壓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爲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紆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衆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陸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巔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

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爲遮護云

鵝鵠傳書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鵝鵠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柝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鵝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鵝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鵝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鵝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待士鄙吝

嘉興林叔大鏞椽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封羔殺豕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闊步譏謔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卽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卽僧家懺悔也闌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公子

陳雲嶠和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卽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爲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鍊大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

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爲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時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比其所以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踟躕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漢魏正閏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脩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鬢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廻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脩

書名三爲亦見綱目闕而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藁會同僚荀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焘音開改大剛昂以逐鬼也玉篇開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焘改大剛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國化伏茲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焘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葬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如冠纓頭黠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云云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故一作固伏化茲靈爻

云云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衣服說是也葬以劉字上

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爲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

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騰貫白珠赤鬪註諸侯王以下以緜赤絲黠騰緜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央云云慎爾周

伏化茲靈爻云云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

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完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剛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辯嘗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爲決嚴卯疾日爲日疑志誤又順爾故化伏與葬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遞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叅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尙書藏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爲之一若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尙書收二故並眞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緜絲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豈兔罟也豈紉絲繩與兔罟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鄉癩眞子錄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

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倜儻好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倜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蠖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嶧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卽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未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旣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廕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道士壽函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卽古禹兗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

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卽棄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衆永訣臥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挈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餛飩方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製餛飩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旣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精塑佛像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元嘗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爲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

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換爲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

繆孝子倫字叔彞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

趙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爲吏多平反惇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玉立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木冰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卽城中望祭嵩嶽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群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澗皆然不一歲盜陷汴之據

龍湫獻靈

亦隼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桐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鞵而治之爲

期而去至期復測之則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於處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爲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爲常不以爲異耳

王一山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誰何衆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嘗揭大達且家至壁白隱藏者罪連坐首捕者嘗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儔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於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汝知彼所犯乎王曰知之汝聞國有制乎曰知之汝見揭示罪賞乎曰見之汝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爲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卽許文正公子也

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砥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噙之頓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爲神龍遂蛇挽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鵲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鷄司晨有準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鷄置于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

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礧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問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旣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旣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天隕魚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鵬鸛之類是可怪也日昃時縣市人闐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家不問長幼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時爲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爲婿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不避凶險躬至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旣而權貴人

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爲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盖有貴爲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僦貸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詢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院德

東晉 葛洪抱朴子 范注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熙秋夫 徐道

度秋夫長子 徐叔嚮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卿之才長子 徐同卿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審 徐雄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啟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寵安時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論秦蜀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讀宋蕭森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劍錄而得其說可采森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

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臾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頓仍剝及閩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人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傅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

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脈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姦黨惡小人終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仰亦自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徧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

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是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誰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魏氏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成居長安或幸南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

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稱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卽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

或者但爲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卽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亮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旣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讀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譚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未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

花鬘弄或曰宋徽宗見鬘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燄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

病鄭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賀貼萬年歡

撰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熬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閒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記孤

且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咕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王纏酸

謁食酸

三撲酸

哭貧酸

揷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哮喘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欄兒

蔡奴兒

剝毛兒

喜牌兒

卦冊兒

繡篋兒

粥碗兒

似娘兒

掛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囊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闈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播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彊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己

大勦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容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借

鬧棚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婿

酒色財氣

醫作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問話

鬧鵝鶩

杜甫遊春

鴛鴦簡

四酸提候

滿朝歡

月夜聞爭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鬪醫

張生煮海

賒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雙揭榜

朦啞質庫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來

佛印燒猪

酸賣徠

琴劍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菴

迓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醫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聽

硬行蔡

義養娘

啫師姨

論秋蟬

劉盼盼

牆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談

捧龍舟

擊梧桐

滄藍橋

入桃園

雙防送

海棠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鬧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偌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婿 王子端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與夢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墻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吳彥舉 不抽關 不掀簾 紅梨花

玎璫天賜暗媵緣

諸雜院疊

鬧夾棒六么 鬧來棒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捲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剝草鞋

大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鬧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袞頭子

噴水胡僧

汀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偌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放火子

擂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尙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猴 雙聲疊韻

上皇四軸畫

三偌一下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偌賈譚

四偌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椿

截紅鬧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么

河陽舅兒

偌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棒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溫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玉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雙撲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兒
說狄青	愁郭郎	枝頭巾	小鬧樸	鶯哥貓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韻	三般尿	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鴈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鐺鍋釜竈	代元保
母子御頭	鬻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倬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	說古人
山麻襟	喬道傷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母
串梆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群頭	酒糟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鬪鼓笛

柳青娘

調劉袞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論句兒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妳妳噴

一借一與

已已已

舞秦始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驢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矇啞

投河

畧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

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散

歇後語

蘆子語

迴且語

大支恰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衙府則例

金舍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鬪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捧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鶯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婆束

三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睡馬杓

四生厲

喬唱譚

桃李子

麥屯兒

大菜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捧艷

破巢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蟲艷

槪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艷

蠻子艷

快樂艷

慈烏艷

眼裏喬

訪戴

衆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寨

杖扒掃竹

感吾智

諸宮調

金鈴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略拴搗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燈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齏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魚名

菩薩名

睹撲名

照天紅

琴家弄

著棋名

袞骸子

樂人名

悶葫蘆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赤

飛禽名

青鷗

老鴉

斲料

鷹鷂鷓鴣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厨難偌

蔘茹菜

佛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二板子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禿醜生

窓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閒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話

風魔賦

療丁賦

捧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彖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簌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的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鋤鏹

三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癱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田仗庫

軍鬧

陣收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刀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是故榜

件作行家門

一遍生活

懋傑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水母

王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黃巢

恰來

蛇師

汲字碑

臥草

衲襖

封碑

鋸周村

史弘筆

懸頭梁上

遁母

錢唐戴厚甫淳鄧文肅公之婿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

光貫室忽開幃細視之乃是一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蒼曰適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不樂逾數月果卒

天竺觀音

今杭州之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箸靈異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攷釋氏紀錄云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霖雨四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傳國璽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

次甲午春正月既且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關關朮卽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眞縈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濶關朮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厭方際紐盡璽環之上取中通一橫窾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象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卽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爲肅然乃加以淨綿複以口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關關朮等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導謁進獻皇太后御前微仁裕聖皇后啟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

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皇太孫親爲付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啟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粥臣見而識之特持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辨其寶者三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爲異日旌實之徵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群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正至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復歸于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

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爲天下除禍定亂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爲天下主以至我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爲而治者迨廿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淵密也敬惟皇太妃聰明淑懿母儀崇嚴德量溥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內則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由是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于時皇太孫未昭儲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爲也欽惟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係望遐邇歸心聖祖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爲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爲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爲燕王今皇太孫燕皇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爲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

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罄所見以替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慎說文璽玉者印也以守土故爲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爲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爲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卽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葬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葬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

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卽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后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所今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旣取於宋之

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其文亦入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璃形蟠屈凹凸不齊徧廢厭四際無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秦光十九年雒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爲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桓所撰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淵澗朮拓跋氏成宗卽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廣廉訪使卒國史於按禮兒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辯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

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瑞應泉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疑冢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家藏君屍此亦詩之斧鉞也

盧橘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揆枇杷撚而切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卽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爲

重歟唐三體詩裴庾註云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爲靈橘又曰盧橘

五龍車

葉公李爲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爲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卽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有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蠻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日議事大廷乃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見當時所畫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質朴之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直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伏波將軍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博路德爲伏波將軍出桂林下隴水不特馬援爲伏波將軍也

至元鈔料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五伯文 叁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五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五文

鵬傳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爲生值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旣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遂有人作鵬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爲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鷙而健貪而狡稻梁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爲食鵬之徒實繁其與鵬同氣而異質者鷹鷂鳶隼鷓鴣鷓鴣皆助鵬爲虐者由其異類而同姓者鷓鴣鷓鴣鷓鴣訓狐鬼車其惡與鵬同特其材異爾然鵬有大小小者從鷓鴣鷓鴣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畏也鵬故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鵬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

愬諸鳳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冒者也鷦鷯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謠填河以阻水利鳩鳩攘鵠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鷓鴣好閒鷄好鬪毆相傷鳧鷖鷓鴨習水戰鷓鷖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鵬與爽鳩相爲表裏窮山爲搜之麓禽之出者以之逐之攫之拏之啄背扼吭裂肪絕筋磔毛湯風灑血殺也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鵬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鵬所爲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鵬者何其多耶昔之鵬名鵬字鵬形鵬性鵬

本爲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爲鵬，鷦習飛者，學爲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爲鵬，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雉鷩、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鵬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磔之。鵬之徒盡斃，勅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猶懼今之人子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恤哉！

三五戒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五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五，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酸齋辭世詩

賈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囁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
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
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癭若
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
曰卜吉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
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
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荅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
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
國人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弘吉刺氏名伯顏忽都武宗宣懿惠聖皇后之姪統德王孛羅帖木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爲言后無纖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闔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畫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爲運筆布畫位置令按彙圖上大年得豪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道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

武當山降筆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鈺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一作龍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箕仙有驗

虞邵集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鍊師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下行藏鍊師卽置箕縣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鍊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虞公讓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因衆勸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潮濱逾旬再詣鍊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旣而先生由校官至奉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四海豈非

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詩畫題三絕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尙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有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尙書曠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隨天河化爲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尙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澹蕭灑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此圖遂成三絕矣

浙西園苑

浙江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爲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游繼題十絕其一云壁間墨掃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顧又其次則嘉

輿魏塘之陳當愛山全盛時春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及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空廢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瑩之嘗買得水殿圖據圖位置構亭水心瀟灑莫比譁訐之徒欲聞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瑩之卒荐遭兵燹今無一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師立其總役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秦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像于上

四位配享封爵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巳酉 月封兗國公 曾子同前贈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

年癸卯二月封鄒國公配食大成殿 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 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兗國公下 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薄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能勝然設後爲公冶長有繫其首而叱之曰汝何不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婿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如

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金果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卽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榦頂上纔生枝葉若櫻欄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采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廡差點擊工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熬熟冷蜜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修製則生澀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卽四川金果也番中名爲苦魯麻棗蓋鳳尾蕉也

李哥貞烈

河南理慕沈易云灞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

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汗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劉節婦

劉節婦冀之衡水人通古文孝經小學書適同郡曹泰財紅巾陷河朔因避兵聊城村賊掩至大掠見節婦居羣人中特妍整持刀驅之行節婦曰吾婦人惟知從夫而已不從賊也賊欲移其心乃盛陳金玉珠璣仍用錦繡衣服被節婦身節婦裂碎之強擁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鬻其項就馬上曳之婦節以手爪地

以頭觸石流血罵賊不絕聲遂遇害

病潔

毘陵倪元鎮有潔病一日眷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絕倒

雜劇曲名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尙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宮

端正好 袞繡毬 倘秀才 脫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換頭

十二月 堯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朶 笑和尚

蠻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 中呂 出入 快活三 中呂 出入

黃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伏兒

挂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塞鴈兒 接接高

南呂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關 隔尾 紅芍藥

菩鞦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鬪蝦蟇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隔尾黃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中呂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鬪鶻鶻 上小樓 快活三正宮出入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收尾 紅繡鞦 喜春來

堯民歌 滿庭芳 鮑老來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樂 叫聲

雙鴛鴦 白鶴子正宮出入 窮河西 朝天子 乾荷葉 剔銀燈

菩薩蠻 墻頭花 喬捉蛇 鶻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鶻鶻兒

鴛鴦兒 風流體 賣花聲 蔓菁菜

仙呂

賣花時 點絳脣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鶻踏枝 六么序

后庭花 青哥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逐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葫蘆 江西後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攤破天下樂 醉扶歸 低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遊四門 賺尾 憶王孫 一半兒 得勝樂 雁兒 祆神急

翠裙腰 六么遍 大安樂 柳葉兒

商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雁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仙呂出入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釣 蓋天旗

大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開口 怨離別

播鼓體 雁過南樓 愁郭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荼蘼香

女冠子 林里雞近 驀山溪 喜秋風 淨瓶兒 鷓鴣天

雙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梅風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鴈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鈎 川撥棹

殿前歡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鴛鴦煞

步步嬌 攪箏琶 豆葉黃 風入松 撥不斷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荆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 中呂出入

胡十八 掛玉鈎序 伍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鴛鴦兒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婦孩兒 挂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卿調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駙馬還朝 大拜門 鵬刺鴿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 中呂出入

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古之善唱者三人 韓秦娥 沈古之 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五人 唐玄宗 後唐莊宗 南唐後主 宋徽宗 金章宗

三教所尙

道家唱情

僧家唱性

儒家唱理

近世所謂大曲

蘇小小蝶戀花

鄧千江望海潮

蘇東坡念奴嬌

辛稼軒摸魚子

晏叔原鷓鴣天

柳耆卿雨霖鈴

吳彥高春草碧

朱淑真生查子

蔡伯堅石州慢

張子野天仙子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

頂疊掣換

縈紆牽結

致拖嗚咽

推題九轉

搖欠遏透

歌之節奏

停聲待拍

偷吹

拽棒

字真

句篤

依腔

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

過度

搵簪

擲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

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 敦聲

杌聲

嗟聲困聲

三過聲

偷氣

取氣

換氣

歇氣就氣

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 三臺 破子 遍子 擲落 實催 全篇 尾聲

賺煞 隨煞 隔煞 羯煞 本調煞 拐子煞 三煞 十煞

唱曲門戶 小唱 寸唱 慢唱 壇唱 步虛 道情 撒鍊

帶煩 瓢叫

唱曲題目 曲情 鐵騎 故事 采蓮 擊壤 叩角 結席 添壽

宮詞 采詞 花詞 湯詞 酒詞 燈詞 江景 雪景 夏景

冬景 秋景 春景 凱歌 櫂歌 漁歌 挽歌 楚歌 杵歌

歌之所 桃花扇 竹葉尊 柳枝詞 桃葉怨

堯民鼓腹 壯士擊節 牛童馬僕 閭閻女子

天涯遊客 洞裏仙人 閨中怨女 江邊商婦

場上少年 闌闌優伶 華屋蘭堂 衣冠文會

小樓狹閣 月館風亭 雨窓雪屋 柳外花前

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 仙呂宮唱清新絲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鍾宮唱富貴纏綿

正宮唱惆悵雄壯 道宮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醞藉

小石唱旖旎嫵媚 高平唱條物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虛歇 商角唱悲傷宛轉 雙調唱健棲激裊

商調唱棲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宮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少字多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

點絳脣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劄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

放指兒唱意兒有明措兒暗措兒長措兒短措兒碎措兒

有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拖毯樂鬪鶻鶻黃鶯兒金盞兒之類是也

凡唱曲有地所

東平唱木蘭花慢

大名唱摸魚子

南京唱生查子

彰德唱木斛沙

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唱所忌

子弟不唱作家歌

浪子不唱及時曲

男不唱艷詞

女不唱雄曲

南人不唱

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曦有堂聲皆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拽的失之乜斜唱得輕巧的失之寒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調得打稻的失之本調

凡唱節病有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有樂官聲撒錢聲拽鋸聲猫叫聲不入耳不著人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少徧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曦拗劣調落架漏氣

凡唱聲病

散散

焦焦

乾乾

冽冽

啞啞

噓噓

尖尖

低低

雌雌

雄雄

短短

愁愁

濁濁

趟趟

格嚙

囊鼻

搖頭

歪口

合眼

張口

撮唇

撇口

昂頭

咳嗽

凡添字病

則他

兀那

是他家

俺子道

我不見

兀的

不呢

一條弓

唇撇了

一片子

團團子

茄子了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

裏唱勝向笛中吹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曰套數時行小令曰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

可似套數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莊蓼塘藏書

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爲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

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蓼

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爲蟲鼠蝕齧或爲隣讖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餽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宿畱日久仍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買假山

陳愛山買顧氏廢族石假山一所移置家園一日邀淵白觀之指而謂曰此公族中之物淵白笑荅曰東搬西倒陳黑然

戴氏絕嗣

華亭楓涇戴君實其家巨富妻王氏妬婢無比僅有一女贅謝季初爲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得男王聞之蚤夜怒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恐其長大分我財產遂於襁褓中酷加陵虐致成驚疾又不容醫療竟就夭亡

大爲喜幸越三年自孕將產夢抱此兒及娩得男後隨殞於蓐兒亦不育此婦女妬婢之報今戴氏絕嗣天道豈遠也哉事在至正十五年四月上旬也

妓妾守志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戶濮樂閒以中統鈔一千錠娶爲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有感于中潛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久於人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旣而濮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譏伯顏太師

重紀至元間太師丞相伯顏專權蠹政貪惡無比以罪左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隆興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于壁云百千萬定猶嫌少塚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

譏方士

丙子歲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香幣過嘉興迎請以來
驕傲之甚以爲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于湖泖潭井日取蛇
燕焚之了無應驗羞赧宵遁僧栢子庭有詩其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
松江赤纏蛇聞者絕倒

燕都賦

攜李顧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
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慚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照
菴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實淵白自出
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刀鑷人對之曰村中和尙種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醫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殊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綾錦絹帛
一染練上件一抄造紙割一染製上件顏色一餉料麥麵一餉藥礬蠟一界尺

裁版桿帖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水晶珊瑚沉檀花梨烏木每軸上用一色所以只歸一科一餽刷一鍍鍊一條一經帶

一裁刀數內鬪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其餽刷裁尺亦皆有名餽刷櫻軟者謂之平分櫻硬者謂之餽擗大小得中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潤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厲狄

越人朱仲桓武云至正丙申歲大旱余在蕭山觀方士陳希微禱雨于北嶺將軍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事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其父老不忘我者俾血食于此爾來幾千五百年世代雲變遂湮我姓名至蔑焉無聞故以相告目擊其事感嘆彌日

旗聯

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一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

桃符讖

張之翰字周卿鄆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
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讖也

金甲

嘉定州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致巨富一日自番中還先報家信有云番船今到
何處發金甲先回金甲者碓坊甲頭也後因逐一幹僕僕出此書首告以爲玉
印未到金甲先回沈厚賂官府得理聞者亦可爲戒

藺節婦

許叔瑛璞云陳友諒部屬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藺氏其夫以財雄一鄉
因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戮帥聞藺有殊色輒殲其家獨生藺及四歲嬰將納之
藺曰帥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爲婦者若干年與生二子妾
不忍卽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服乃爲帥婦未晚帥許之服未終移兵

別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諧吾婚乎藺曰諾既而帥上馬他之使二卒守藺曰爲取雞酒具香火今夕吾爲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先殺嬰嚙指血書壁曰涇渭難分濁輿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卽自刎帥返驚歎訊二卒欲罪之卒指壁間題情人讀其詩馳白鄧鄧聞之陳陳爲立廟旌表云

忠孝里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州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者有武略善格鬪仲子如璋亦英勇遂相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焉乃潛聚無賴惡小資以飲食保護隣井日有餘黨四散抄掠則誘使深入悉殪而埋之所居素隱僻賊無知者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爲內應十一月八日浙東宣慰元帥觀孫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官軍少

尋晉弗之知尙與賊戰於城北之祥符寺前會賊黨自他所來擒其後如璋遂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而入偕父力戰衆寡不敵父子皆死明日官軍復進攻賊遂潰家人得父子屍斂而葬之柩車相繼于道見者無不墮淚鄉之父老誄之曰父死於忠子死於孝私表其里曰忠孝郡上其事于朝不報

胡仲彬聚衆

胡仲彬乃杭州勾蘭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至正十七年七月內招募游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作號將遂作亂爲乃叔首告搜其書名簿得三冊纔以一冊到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

扶箕詩

天遣覓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
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
太平此扶箕

語驗之今日果然

非程文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錢梓印行以圖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四六長篇題曰非程文語與抄白省榜同時版行不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感聖世之恩倚公挾私無奈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大省壞於禹疇之小劉名錫眉山入當該椽史斯文孔艱衷情痛憤待士無禮呼名散餅於路傍懷璧有謀打號貼圖於牆上厨傳用猾吏內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夫上下之機關不泄陽揭題駕言無弊實自生姦宄之心覓厚賂之力舉還魂特欲箝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避故違國朝之典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應才杭州鼓勇於終塲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環卽環翁杭州知名於未榜之前代筆之錢盡去萬戶侯之關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何勤呂將鉛山萬戶呂天澤監門進樂平之八子許授董彝徐復鄒成操海郎吳縣主簿海魯丁受卷通括蒼之二林松慶本生之地增輝同列之情不薄黃璋松江稱幹首二

三月已買試官鮑恂嘉興在榜中十四名全賴妻父建德知事俞鎮藉開元真人之力葉

氏葉瓚禮經依永嘉縣尹林泉之門江郎兄弟輝冕劉大希賢在列賴為省

郎之師沈小惟時登科誰知運吏之壻黃岩趙蘭友得家兄寧海丞為簾外

之官瑞安高明託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難言許璞饒州作魁三百定

賣幾千株之木鄒成饒州駝勝十八日納七萬戶澤天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

尺牘先來於柏府仕宦勢高彙文潛出於棘闈師生情密遞手帖全憑巡綽寫

懷挾不避軍人四子入場代筆有此劍之手一家在榜瞞人起各路之文所謀

不臧其忠何在王賀紹興省中典史不讀書亦解成名李思思婺山村童未知禮

焉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臨海夢龍姓趙亂周易之陰陽平江兪鼎耳目之所

及者如此心術之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主兪鎮建德賁緣考試這番

豐卒歲賁吳噉峽州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麟經錯亂因貽取林泉之

生生何如永嘉尹易義駁雜以名尋夏日之孜孜安用會稽尹其餘汎汎不必

叨叨分經考卷得便私情自開科曾無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論雖刊板乃是
訛傳歷觀解據之非益見文衡之繆指實告官者反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
其勞趙俶蔣堂空仰天而歎息江孚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餘慶兩舉
奚爲聞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已矣吾道安之何等主司汙濫壞今
年之選舉既生聖世進修冀異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衆賢之願告
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彈文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於
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於今年啓姦人僥倖之門負賢相賓興之意事既如
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試官實文章之司命詎宜僞定於臨期員外朗執科舉之
權衡安可公然而受賂儉謀既遂清議難容聞人樞膚淺之學翰林懷賓主之
舊情啜靄山游狹之徒座主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憲賓進
鄉閭之十子居喪臺榭升里閭之三王沈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
肅不明詩意強今古於已然朱舜民乃瀕海之強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童子新

昌庭瑞翰彩段之幾纈書水莫孜奉白金之一錠張誼罔知彖象皆徐中造就之私楊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賜施省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對策何長舍弟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兄代筆嗟哉無學之鄭沂靖而思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締袍戀戀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僉潛徐鼎三月初早買試官丘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元孚乃泉南之大賈揮金不啻於泥沙許徵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瓦礫拔穎之於陋巷餘波有自於楊明超宋祀於窮途主意必資於張誼既正榜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陳餘意屈仲孚於受卷易經可謂失人進公甫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報賽叔通豈可與言詩繆講進修孺子烏足以論易重載連檣之白粲始諧校藝青藜逢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天曄每稱好觜奈舉業之久疏大壞士風難逃輿論嗚呼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用於國豈期貢舉之私此非一日之誣

謀實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來

于闐玉佛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卽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門處士前怯薛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爲笑用紫色櫻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尙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憲僉案判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箠仲微于途適憲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

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詩讖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越樹長爲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讖歟

丘機山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右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衆怒無以難之一日構思一對欲令其辭屈心服對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隨口荅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敏捷類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楊鎮一兇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歲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攔損其頭泣而謂姑曰夫歸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爲幸姑曰汝第無憂但云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

摔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過也婆攬之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持刀尋母中途藏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石邊忿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蛇介道畏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卽沒至膝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婦掘地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婚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簷闌窓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壻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文云賓主滿堂歡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警都釘析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穗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

塌不見貓睛亮鳴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中歇馬
飛來峯上阿刺郎葛反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

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上聲毳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

語也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峰猿猴來往之處

白縣尹詩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
問從行者或荅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
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鈎惹道
人衣勝見亟命去之然已盛傳矣

廢家子孫詩

秀之斜趾有故宋大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
財產廢敗罄盡郡人金方所談辭滑稽爲賦誦好嫚戲因撫其事成近體一律

云興廢從來固有之爾家忒煞欠扶持諸墳掘見黃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
脊皆爲撐目鬼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猾幹欺凌主說與人家子弟知夫鬼撐
目望月而孕則婦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爲人後者
見此寧不知懼也哉

樂曲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溫

也葛儻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彌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謂之孔雀
雙手彈

荅罕

謂之白翎
雀雙手彈

苦只把失

品弦

小曲

阿斯闌扯彌回蓋曲雙手彈

阿林捺花紅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洞洞伯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下水花

回回曲附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蘇梅花文

周申父之翰寒夜擁鑪熱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
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
死灰共惟地鑪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
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
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
胥之國玉骨擁鑪烘不醒冰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窓月
淡尙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

眞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味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
唳爛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夢令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
時間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闕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
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闕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
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
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
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攬五皆切半擇迦唐

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日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撓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闈人鄭氏註云閹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且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汗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

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
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識

花山賊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
宮縱橫出沒略無忌憚始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
召募嚙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爲無用不三五
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數也夫

爵祿前定

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
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鱗洲先生江
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
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館授巨室

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歛書告別此非陰德也與

醋鉢兒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普化次兄丑驢女也先普化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繪爲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非儀表梓里葭葦蓋柳營暗藏亞夫二字非儀謂非人表梓謂賸子總賤娼濫婦之稱葭葦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如此又嘗詣妻父墓所題於廬壁曰柏舟在河可謂節乎二嫂治棲可謂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恤親父小宗之祀爲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謂人曰若黍一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北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驢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之戲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

幸歟博顏帖木兒赧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氣敖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手彙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于官必欲構成其罪寅緣賄賂浙省移准中書省咨劄付儒學提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遣興作爲閨怨詩詞多有指夫爲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戾而所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春張士誠僭號誠王據有平江口又以賄通松江僞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剝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棋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軍前請法師

謝景陽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其爲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廉介端嚴有聲于時不得已親造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衄吁宰臣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則其機略安在哉

凌總管出對

嘉興總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

蓋諷之也

承天寺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悅陞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爲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爲錢旣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

義丈夫

吳興錢泰窩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磬一持鬼神像旣上舟去巾服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此汝眞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爲盜顧無以發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遲暮醉抽其刀斫賊其一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還二

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爲舟人壽吁決死生於阡危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謂之義丈夫可乎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爲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戲題小像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眞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唐伯剛題
剡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
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

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上聲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

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銅錢代著

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著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金井
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賞失宜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靳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
入杭州城僞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
惑衆浙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
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金帛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
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尅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
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携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

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入爲迎敵官軍高于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 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林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紀隆平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

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

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尙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佛出世爲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杜遵道以李氏子爲主起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卽眞一據蘄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麵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揚州以阨其勢旣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僭稱許官出

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鱗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城城外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爲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羣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

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埧渡鏑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荐權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爲叅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爲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匿僉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叅

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問道歸欵許爲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毘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佑三年國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獠獠名曰荅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

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禽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互爲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封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

屬

降眞香

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眞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爲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宋二十一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昺也

字音

吾衍子行閒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豎艷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豎也

許負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諡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卽具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稱地爲雙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咄耳

一門五節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

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門三節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卽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黃龍洞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頽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蒼深窅不測每歲旱郡民

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述龍之跡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黏接紙縫法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麵白笈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搗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

諺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廟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
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全真教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
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孝子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
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
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刀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
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剝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
尙存始克遷祔祖塋御史補西憲僉留江南者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
省之錢唐人咸稱爲馬

楊貞婦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爲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窰器

宋葉寅垣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甕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尙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窰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楮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窰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窰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窰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澄泥爲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比舊

窰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藩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尙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川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

唐

祖敏

奚翦水易

奚鼎鼎之弟

奚起起之子

陳朗 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諱之子始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

皆超之子

李文用

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 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政

耿文壽

皆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 宣州

盛通

盛眞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張遇

潘衡

蒲大韶

欸曰書窓輕煤佛帳餘韻

葉世英

嘗造德壽宮墨

朱知常

欸曰朱知常香齋

梁杲

李世英

欸曰叢佳堂李世英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彝

徐知常

葉邦憲

嘗造復古殿墨

雪齋

欸曰雪齋墨寶

周朝式

李世英男克恭

樂溫

蒲彥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齊峯

劉士先 嘗造緝熙殿墨

寓菴 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斂

謝東

徐禧

葉茂實 三衢

翁彥卿

元

潘雲谷 清江

胡文忠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於材仲 宜興

杜清碧 武夷

衛學古 松江

黃脩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

丘可行 金溪

丘世英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斲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盛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諒皆蜀人

沈鍊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儒 大士中進士

僧三慧大師

宋

蔡譽

朱仁濟

衛中正 慶曆中道士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馬希先 一作仙崇寧中

金淵紹興初

金公路即金道紹興初

陳亨道高宗朝

嚴樽

馬大夫

梅四官人

龔老應奉

林杲東卿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樽之孫梅四之壻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鶴

秋嘯

鳴玉

瓊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戲語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叅謀掌史

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荅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爲笑又有一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令旣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烝李四餘氣躔度過宮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知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爲一葉簡明易見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下見卯住卽是此度安命眞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四	三	二	一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女二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七	七	六	五	斗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八	六	五	四	尾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氐二
五	四	三	二	角一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軫十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一	十六	張十五
四	三	二	一	星初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柳四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井九
二	一	參初	一	驚初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畢七
一	昴初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胃四
十五	十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奎二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室一	十六	十五	十四	危十三

十二	十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一	女 初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牛 初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三	二	一	斗 初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箕 初	十八	十七
二	一	一	尾 初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心 初	五	四	三	二	房 一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亢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軫 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張 初	五
三	二	一	柳 初	三	二	一	鬼 初	三十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井 初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一	胃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七	十六
一	奎 初	七	六	五	四	二	壁 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淮渦神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母水處繆也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邇來漁者知鎖所在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祈乃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鈎爲物所掣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二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祈水尙渾註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於宜山之下其名無支祈

寄衣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
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
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先去亦
作舊時

印章制度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
曰從爪手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
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
印漢制諸侯王金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橐
佗鈕又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
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
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纒

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貔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卽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尙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湏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

分非法度也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崑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自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過邊湏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湏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人依欸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媿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

號作印用也三字屢篇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常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

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敷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縱今齷合縫條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卽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

銀工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碧山

嘉興魏塘

謝君餘

平江謝

君和同唐俊卿

松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旣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鷓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旣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荅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旣寤言猶在耳益喜忭

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所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白日圖文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圖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爲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圖飯蔬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圖土而居重門以待當爾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清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爲爾我爲我

安肯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修以上受風魔貶爲自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爲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爲期不以我爲貧知有時爲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千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尙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崇筆墨有靈蟬蛻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沉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旣剖門闥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金靈馬

凡宮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列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

書弁缺四隅謂之帔前時軍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 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帔增韻埤蒼皆曰

帔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帔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

巾爲雅魏武始制帔成帝制使尙書八坐丞郎門下二省侍官乘車白帔低幃

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宮著烏紗帔往往七人宴居皆著帔矣帔雖冠弁遺制去

古益遠用巾幘爲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帕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

顏却搢音羅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卽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

以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

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屨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

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

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屨烏履考

屨烏履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烏

說文無烏字烏本鵠字今借爲履烏字也陸佃云烏通爲烏履之烏古人居欲如燕行不

欲如鵠故借為鳥字所以為行戒也然借鵠為鳥作思積反者蓋鳥履也古

士喪

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鳥以是知鳥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青絢也意總純素幘白屨緇絢總純爵

弁纁屨黑絢總純是也絢說文纁繩絢也玉藻注履頸飾也 韻會狀如刀長鼻在

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緇一寸屈為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 纁屨人注縫中紉也條也純屨人注緣也言總

必有絢纁純矣凡絢纁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白鳥黑鳥也赤

鳥為上冕服之鳥詩曰王錫韓侯玄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鳥青鳥

王后祭服之鳥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天子諸

侯吉事皆寫其餘服冕著鳥耳士爵弁纁屨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績也

至若屨者說文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履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

又草曰屣反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履按履無別制說文屨屨也從履省婁

聲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鳥韻會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故

曰鳥以是知屨鳥屨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鳥屨屨至階

只孫宴服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銀錠字號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學宮講說

凡學宮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

僚咸集時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其年值閏詹肖巖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咈其意以爲學校講說雖賤夫皂隸執鞭墜鐙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肖巖由是愜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除害爲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宮王玉巖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松江之變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於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陞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僞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

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叅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衡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腳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爲淫汗房舍間有存者皆爲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船艦相銜旗幟蔽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况松江尙侈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爲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悲夫

果典坐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詩識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鬪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識

書畫樓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謹于

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館靈宮梵宇悉爲煨燼而夏愛閒氏收藏古法書名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鐻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白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尙必待主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孳孳以利爲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鎗金銀法

嘉興斜塘楊匯疑工鎗

去聲

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爲地以針刻畫或

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鎗若金則調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金薄或銀依

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絲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鍛渾不走失

磨兜堅箴

磨兜韃已見上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爲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立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三笑圖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爲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

跋三笑不言爲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官制字訛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爲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尙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如尙方尙食尙醫尙衣尙冠尙浴尙席之尙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尙書之尙訛爲辰羊反陸德名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先之

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尙書之尙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晒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考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字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

幘幘卽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

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

爲僕隸爲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

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

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

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

縑帛爲恰或作幅合乎簡易隨時之議以色列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韻

乞治反

貂皮襯皮帽其韉鞮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
筓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籠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
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
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盃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黏而

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剗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汎之患却煬牛皮膠和

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梢當

去聲

然後膠漆布之方如蠶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

蠶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歹之物不用膠漆止

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蠶灰過停令日久堅實砂皮擦

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淨潔一二日候乾

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上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

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曬翻三五度如粟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爲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曬之然後用揩光石磨去漆中類雷上聲揩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栢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翦帨次用布帨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贖朱桐葉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鱘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膩粉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密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麪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必脫唯著鞮而入禮戶外有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鳥化鳧先至是脫鳥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鞮爲宜况鞮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䟽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